

岁月匆匆



老农◎著



華齡出版社

SUJUE CONGCONG

老农◎著

岁月匆匆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扬
策 划：树上微出版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匆匆 / 老农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69-1077-1

I. ①岁…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2464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岁月匆匆

作 者：老农 著

出 版：华龄出版社

承 印 者：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3

版 次：2018 年 1 月 第 1 版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字 数：337 千字

定 价：48.00 元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 4 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84044445 传 真：010-58124216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序 言

——读《岁月匆匆》有感

读罢《岁月匆匆》，心潮久久难以平复，作品中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总是在脑海中盘旋而不离去。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自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及文学修养密不可分。作者出生于农村，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少年，到1971年高中毕业，又回到了农村，之后，务过农，当过大队支书。1974年，步入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改革开放后，作者放下教鞭，汇入到下海经商的洪流中。天南地北到处跑，与各色各样的人物打交道，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生活，这些，都为创作《岁月匆匆》提供了唯一源泉。作者虽然学的是理工科，但自幼对文学的爱好从未间断，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尤其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品。从而为创作《岁月匆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有了这种“源”“流”的结合，才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岁月匆匆》的长篇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写人的文学体裁，它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艺术安排，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人物、情节、环境构成了小说的三要素。它能多方位精雕细刻人物，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能从生活出发，表现出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完整、更复杂、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引人入胜；能充分地、多方面地描绘人物活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一部小说能否对读者产生吸引力，能否让读者在阅读后产生相应的感悟和共鸣，引起审美快感，主要取决于人物塑造是否成功。人物塑造越成功，其思想性就越深刻。为了塑造好人物，作者会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之服务。应当说，在《岁月匆匆》这部长篇小说中，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具体、生动、鲜明，且更真实、更丰满、更有感染力。这些人物，各有个性，且个性之中又蕴含共性，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石魁、石浩、石大根、吴红军等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尤其是石魁，可以说，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对于读者来说，就是“熟悉的陌生人”（别林斯基）。就是次要人物，尽管着墨不多，也描画得活灵活现，如方老师（绰号“三支粉笔”）、韩珍、徐杰，都各有个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写人物对话，总是以人物性格为依据；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设计得恰到好处。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既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又能体现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心理状态。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收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作者对生活深入之广，观察之细，体会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对生活浮光掠影是不可能做到的，短时间更不可能做到，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才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奇妙境界。

小说故事的精彩处处可见，哪怕是小小的插曲，都很有特色，令人回味。从这些故事的叙述和表达中，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凡人物的身上看到劳动人民的本真、善良、美德。作者“从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用忠实地描绘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别林斯基）；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理性批判，较为完美地结合并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使其思想意义蕴味无穷。作者通过最常见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平中见奇，揭示了深刻重大的社会主题，做到了寓教于乐。这些，恐怕是这部长篇小

说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疏密有致，繁简得宜；张弛适度，收放自如；虚实相间，以点带面，是《岁月匆匆》留给我的又一深刻印象。作品时间跨度几十年，场景纷繁多姿，内容丰富深广。只有将概述和细描结合起来，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才能使作品不会因密而臃肿，因疏而寡淡。只有在处理题材时有张有弛，有铺垫，有烘托，才能有高潮。只有把实写与虚写结合起来，才能集中笔墨写人物，并把人物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透过人物见思想。作品写大跃进那个年代发生的饥荒，就是实写湘南山区一个叫山坳村的地方，虚写山东省惠民地区惠民县和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山区。作品通过马朝贵爷孙俩从山东、翠花从四川逃荒讨饭到了山坳村而展开故事，把山坳村这个“点”与山东、四川这些“面”结合起来，做到了以点带面，写出了当时的“饥荒”已不是局部现象，而是带全局性的问题，主题由此画龙点睛似的处理得到深化。

作者形象地描写了大跃进这段历史。《岁月匆匆》有关大跃进的描写，通过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体现了淳朴农民的善，给人以美的愉悦。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丝毫不逊色于后面那些章节。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当然更有认识论意义上的价值。石魁这一艺术形象达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性格即命运。石魁的悲剧，从小的方面说，是其性格使然；从大的方面说，是极左思潮造成的时代悲剧。然而，作为审美对象，我们今天能品读到“他”，正是我们党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历史的车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石魁的后辈们能有崭新的生活，既是他们自身奋斗的结果，更与党的富民政策分不开。大跃进，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一次严重的失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但其出发点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选择，内在的历史逻辑使其成为必然。这是因为，



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尽管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宗旨没变。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想，长篇小说《岁月匆匆》的成功，得力于它既是现实，又是颂歌，更是历史。对昨天来说，是石魁们用血和泪、责任和担当浓缩的现实；对今天来说，是小说作者用情和美奏响的一曲改革开放的颂歌；对明天来说，是后辈子孙从其文字中可以领略到那时代精神的一部形象的历史。

肖高辉

目 录

山坳村
001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32

第三章
037

第四章
046

第五章
067

第六章
074

第七章
086

第八章

120

第九章

133

第十章

138

第十一章

163

第十二章

188

第十三章

195

第十四章

222

第十五章

266

第十六章

274

第十七章

283

第十八章

396

第十九章

309

第二十章

319

第二十一章

322

第二十二章

356

第二十三章

362

第二十四章

376

第二十五章

386

第二十六章

388

尾声

403



山坳大队

石魁生在湘南山区，一个叫山坳村的村子。

解放前，石魁给谷安邦家做长工，一年可得三担毛谷作为工钱。他娶了上坳村席姓人家的女儿席银花。这三担毛谷使席银花能勉强度日，吃完了三担毛谷，席银花不得不回娘家。石魁娶老婆后的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秋菊。三口之家过着艰难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湘南地区展开。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当石魁分得了一亩田，二亩地，半坡荒山的时候。石魁就像是在做梦，这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他起早贪黑地收拾着自己的那些田地，打下的粮食装满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一家三口第一次吃饱了饭。

从此后，毛主席和共产党在他心里就是活神仙。

后来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石魁把那些不愿意要的孤儿寡母统统招呼到一起和自己一个组。石魁长得高大壮实，一米八的个子，力气大得一拳能打死一头野猪。他在生产上是把好手，几乎把全部的重活、累活包了，使那些孤儿寡母也过上了像样的温饱日子。石魁的举动使他在村里有了无人能比的威望，大家推举石魁当了山坳乡的乡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夏天石魁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夏菊。

一九五八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石魁领着全乡的男女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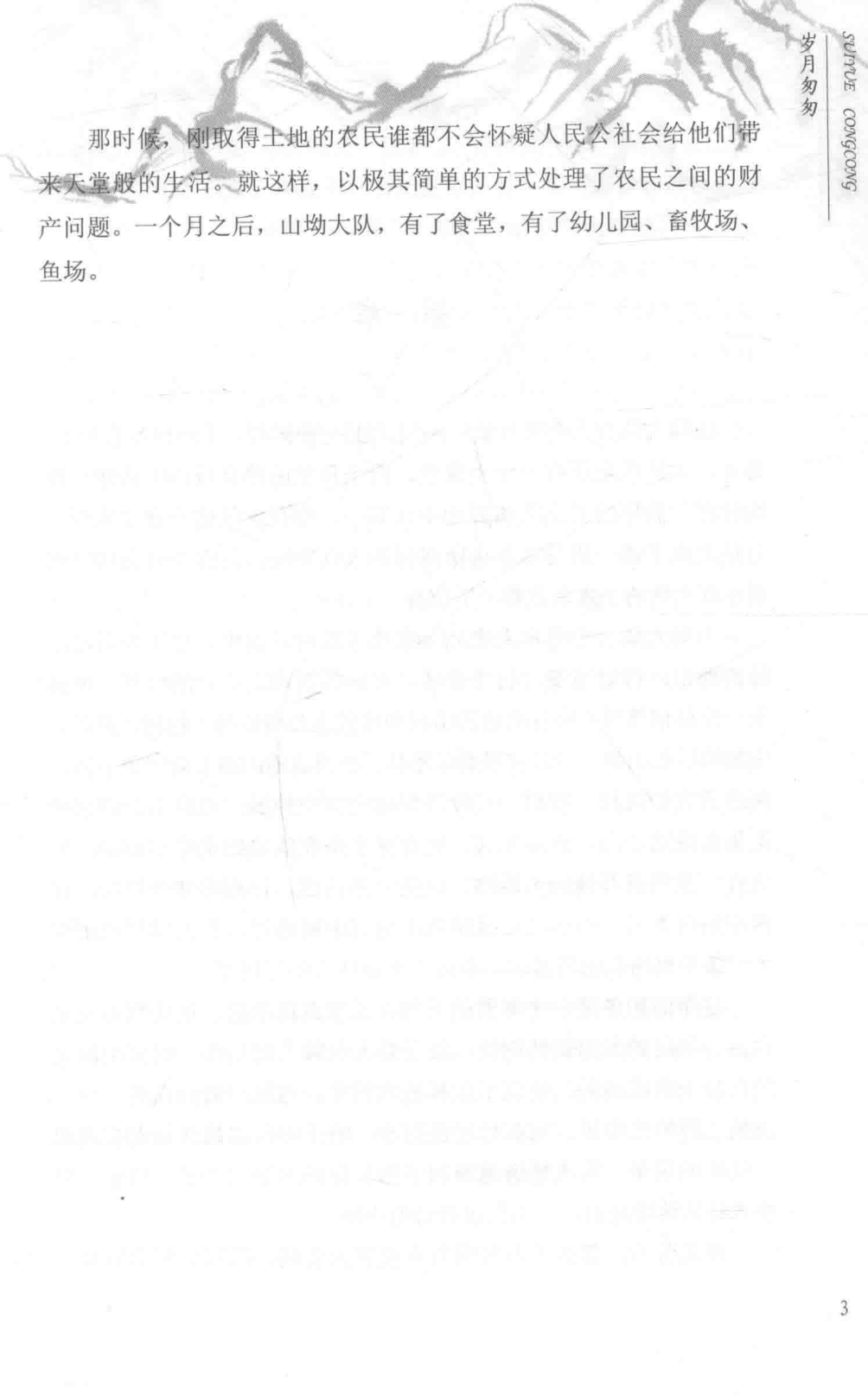


去参加成立人民公社的万人大会。会场设在樟树镇的圩场中，圩场南面的地方搭了个台子，台子上那张条桌旁坐着位干部模样的人正在讲话。有人告诉石魁，那就是公社刘书记。石魁抬头一看，哈！那不是土改时候工作队里的刘光明同志吗？石魁往台子下面挤了挤，这才看清了刘书记脸上的那块暗红的疤痕，土改那时候石魁就知道，刘书记脸上的这块疤痕，是战场上与敌人拼刺刀留下来的，它记载着刘书记的光荣历史。石魁觉得刘光明有了些变化，原来的平头变成了往后梳的大背头，干部装的上衣挂了两支发亮的自来水笔，人也比以前略胖了些。但石魁确信台上讲话的这位刘书记就是土改工作队的刘光明同志，哦，现在他当公社书记了！刘光明是石魁崇敬的人物，他现在还记得土改的时候，刘光明同志穿着草鞋为贫苦农民上山砍柴，打着赤脚下田干活的情景。

四周的草坪上、学校的操场上、到处是人；电杆上的高音喇叭播着刘书记激动人心的讲话。石魁听不清刘书记在讲什么，他再往台前挤了挤，可是台子前面人太多，根本挤不进去。他只好退出来，在高音喇叭的电杆下选了个地方，竖起耳朵用心地听，他把大概意思记住了：只有跟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

石魁去樟树镇开完万人大会，回到村里，在县工作队的指挥下，原来的乡改称大队，成立了山坳大队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并成立了大队领导班子。石魁当了大队长，兼副支书。

按照中央“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对待各个小社的公共财产和债务方面的差别”的指示。社员房子、炊具、社员饲养的猪羊鸡鸭家畜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地归食堂饲养，自留地收回作食堂的菜地。社员们把常年节省下来的几万斤粗粮和副食品都“献”给了食堂。就连小孩子叫“憨伯”的年过五十的单身汉，也抱着一只大黄鸡面有羞色地对石魁结巴着说：“大、大队长，我、我交一只鸡。”



那时候，刚取得土地的农民谁都不会怀疑人民公社给他们带来天堂般的生活。就这样，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处理了农民之间的财产问题。一个月之后，山坳大队，有了食堂，有了幼儿园、畜牧场、鱼场。



第一章

山坳大队有三个大食堂——上坳村、中坳村、下坳村各有一个。另外，大队鱼场还有一个小食堂。四个食堂的粮食皆由大队统一调拨分配。县里的工作队和公社干部来了，都在大队的小食堂吃饭。七位大队干部一般是在各自所在村的大食堂吃，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偶尔在大队的小食堂改善一下伙食。

山坳大队一千多户人家分布在几里路的峡谷中，这里是南岭山脉的西南，群峰逶迤，层峦叠嶂，充沛的雨水，适宜的气候，使这里一片郁郁葱葱。峡谷两边的山顶和山腰生长着松树、杉树、茶树，山脚的缓坡上是一片片的桃林、枣林。在西边的山脚下有一条小河，两岸高大的槐树、柳树，枝叶漫漫地向河中伸展。由高山上的泉水汇集而成的小河，清澈见底，能看见小鱼在浅底的水草中游动。河边有一条用青石铺的石板路，这是一条古道，往西北通向四川，往西南通向贵州。小小的石板路从上坳村中间通过，在上坳村便衍生了一条半里路长的商铺和一个约三个篮球大的圩场来。

这年的初冬是一个美丽的天气。天空蓝湛湛的，远处飘着几朵白云。早晨的太阳依然明亮，没了夏天炙痛人的灼热，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收割了庄稼的水田里，远远望去白花一片。山坡下面的高岸田，现在已经没有水，晒干的稀泥被社员们整理成一畦畦的菜垄。露水悄悄地湿润了刚长出的嫩绿的叶子。偶尔一只小青蛙从菜地跃出，一头扎进旁边的小溪。

青壮劳力，都去了山外面的水库搞大会战，在家里劳动的是些



老人和上了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他们三三两两地在菜垄里给长出嫩叶的萝卜施肥。整个山坳没有往日的热闹，看上去一派祥和静怡。

下坳村大祠堂的屋顶上新砌了个烟窗，烟窗像刚开动的火车威武地向外吐着浓烟，似乎在告诉人们它就是生产队的食堂。大门的右边砌了两个大灶，负责食堂煮饭的田梅大嫂正在把两根大松木塞进灶里。两口巨大的铁锅牢牢地嵌进灶上，灶上放着一层一层冒着蒸汽的大蒸笼，祠堂的楼上楼下摆了几十张桌子和凳子。以家为单位。一家人就是一桌，桌子和凳子都由每家自备。人少的家庭或单身汉自愿组成一桌。

食堂成立之初，大家欢天喜地，天天像过年，放开肚皮吃了两个多月，畜牧场从私人那里收来的鸡鸭便所剩无几，石魁叫了大队会计，两人一起检查了三个村子的谷仓，一看，粮食消耗得如此之快真是吓了他一大跳，一种揪心的忧虑和恐慌使石魁睡不着觉。为此，他和党支席传福商量，召开了大队、生产队全体干部参加的会议，从此，食堂吃饭实行按人定量。

“当当当……”海波大叔死劲敲着祠堂前面，挂在老槐树上的那根半米长的钢轨。清脆响亮的金属声划破空旷的田野，在四面环山的峡谷中回荡，到吃饭的时候了。

一天三餐的吃饭时间，是一天最热闹的。全村男女老少几百人都坐在一起，突然有人讲个笑话，或者有人不分场合地放个响屁，总会有人大声笑出声来。

在水库“大会战”的人不回来吃，食堂要把饭给他们送到工地。

食堂的海波大叔，满香大嫂和田梅大嫂三人用箩筐和木桶挑着饭菜，沿着河边的石板路，出了北面的峡口，再爬过一个缓坡，好不容易来到了水库。工地上人头涌动，红旗飘扬。正在修的黄口堰水库大坝上竖着根电杆，电杆上的喇叭正播着歌曲。

正月里来呀是新春，



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

猪啊羊呀，

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

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 ..

海波大叔是军人出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看到这个场面，听到这歌声使他想起了战争年代。

下坳村所在的工地，社员们有的在挖土，有的用土箕挑土，有的用独轮车运土。石魁赤裸着上身，腰间系着条长毛巾，弓着腰正推着一辆装满了土的独轮车往水坝跑。这时，劳动的社员已经看到海波大叔他们送饭来了，便停下手里的活，向海波大叔他们三人走过来，有人说句：“实在是饿了。”手也不洗就过来端饭。每人一钵饭，两瓢南瓜。很多人都说吃不饱。海波大叔说：“不要嚷了，你们现在吃的已经是每人半斤米的定量，在家里的每人才三两呢，晚上回去我给你们多煮点南瓜吧。”

吃完饭，有十多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人或坐或躺地抓紧时间，在工地上休息。石魁却与海波大叔聊了起来。

海波大叔全名叫石海波，比石魁大十几岁，在山坳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的人，年轻人都尊称他海波大叔，石魁也很敬重他。

“石魁啊，”海波大叔问，“大会战还要搞多久啊？”

“唉，完成派给我们大队的任务，估计还要几天呢。你看，要把那个土丘全部填到那个坝上，上坳村和中坳村的任务在那一边，他们的进度还慢些呢。”石魁说完，指了指那个土丘，吸了口烟。

“家里的生产是个问题啊，”海波大叔忧心忡忡地继续说道，“红